



难忘的战友们

NANWANG DE ZHANYOU MEN

程思酉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抗日戰爭的后期，我曾經在冀中敌后根据地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生活。我在那段生活中結識了一些人。这些曾經和我并肩作战过的同志和战友，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

一 我的新師傅

1942年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带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介紹信来到曲阳县委。

县委机关在一条山谷里面。当时整个曲阳县差不多都已淪为敌占区，只有这条山谷里有一个区还是我們巩固的根据地。敌人常常窜到这里来燒杀搶掠，因此这里經常发生战斗。

在一間昏暗的耳房里，我見到了县委书记老王；他正在油灯下看文件。說也怪，一見面，我就觉得他很面熟，好象在什么地方看見过。他呢，也象是欢迎一个老朋友一样，对我表现出非常的热情。看上去，老王約莫有四十岁，已經禿



了頂，穿着一身朴素的紫花色的褲褂，臉上布滿了深刻的皺紋，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飽經風霜的人。

他看完了分局的介紹信，很客氣地但也是很樸實地說：“你來的很好，我們這裡正缺少老師呢！”

我分辨地說：“不對，我是學生。你是我的師傅。”

他笑着說：“我怎麼能做師傅呢？我是一個才脫盲不久的人呀！”

我說：“那不是重要的問題。重要的是，你要告訴我怎樣鬥爭，怎樣接近群眾，怎樣發動群眾；一個戰士，一個革命者，在對敵鬥爭中應當怎樣做。”

他微笑着說：“咱們一塊學習吧。也許在鬥爭裡面，這些問題會得到解答的。”

接着，老王把話題轉了，他問我吃過飯沒有，洗了腳沒

有，还仔细地翻看了我的背包。然后，他把县委宣传部长找来，跟他说：“老赵，咱们又增加了一位老师，而且是一位教授。以后可得好好跟他学习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被安置在县委宣传部工作。

县委的同志们对我很好。从老王起，一直到通讯员小刘和炊事员老邱，他们都对我这个新来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兴趣。他们向我讲着敌区的各种事情。我贪馋地听着，不放过每一个字，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！他们讲到封锁沟，讲到敌人炮楼里面的情况，讲到对敌斗争中的惊险故事，也讲到手枪……哎呀！最使我感到兴趣的就是手枪！直到这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竟有那么多枪啊！什么二把匣子、三把匣子、三保险、快慢机、双插栓，什么枪牌橐子、马牌橐子、花牌橐子、二号橐子、三号橐子……子弹也有那么多种！我心里嘀嘀咕咕地在想：老王书记会不会也给我一支枪？我将得到一支什么样的枪呢……整整一夜，我想着这支枪，梦见这支枪！

因为睡得晚，我也醒得迟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就我一个人。我感到很不好意思，连忙起来去找他们。一走出房门，就听见里面的一层院子里传来喧嚷的声音。在一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，大家正在热烈地谈着什么，

还不时地爆发出哄堂的笑声。

老王看见我走进来，很高兴。他说：“快来吧，你不是要了解敌区吗？正好！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哩！”

我一看，噢，桌子上摆着许多日本人的军用品，有战刀，有步枪，有手枪，有毛毯，几十床毛毯，垛的很高，上面还沾有斑斑的血迹；另外，还有一些砂糖、纸烟和酒。屋子里显得很热闹，除了县委的人以外，还有农村干部、妇女和小孩。原来，有一个离封锁沟不远的鬼子炮楼，昨天晚上被我们拿下来烧毁了。现在，他们正在讲事情的经过。有一个干部介绍说，他们活捉了鬼子班长，缴了警卫的枪支，就去叫那些伪军起来。那些伪军一个个睡得象死猪一样，被叫醒了以后，还哼哼呀呀地说：“别闹，别闹，睡觉……”他站在地下，说的有声有色，逗得大伙儿笑个不停。

老王满脸通红地、兴冲冲地说：“你们看，日本鬼子的下坡路已经开始了！我们的娃娃们，大姑娘们，就把炮楼烧了，把敌人俘虏了；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？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，依靠群众的力量，敌人再凶恶，也是能被我们打垮的！”

随后他转向那几个农村干部说：“你们几位干得好，我们要马上召开一个各区区委书记的会议，推广你们的这个

斗争經驗！”

你們看，我剛剛来到这里，就碰上了这样激动人心的事情，怎能不叫人高兴呢！

第二天，王書記来叫我：“喂，老史，咱們下去吧。”

我問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他說：“你不是要到沟外去嗎？我正好要到那边檢查几件事情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我給你保險。”

他說的时候，小刘、老邸和老赵他們都笑了。老邸插嘴說：“有王書記給你保險，那是最穩当不过的了。你呀，一出手就找到了一个好師傅！”

老王从鋪底下遞給了我一支小枪。是花牌的櫓子，枪还很新。他說：“你先帶上这个，等以后有了好的，再給你換。”

他从自己的手枪里，退出子彈夹交給我，还給我添上兩顆子彈。他說：“喂，拿上这个，这是保險的。”

你們知道，他为什么要說是保險的？因为那个时候，子彈非常困难，特别是手枪子彈，有很多都是哑巴的。

老王把子彈推进了我的枪膛，又告訴我應該怎么用它。他幫我換了衣服以后，就帶着我走了。我們的老王，真象是一个經驗丰富的教练在訓練着我这个运动場上的新手；又象是一个屢經風險的老鷹，帶着我这个剛剛学飞的小鷹跳

出岩石，向着廣闊无际的天空飛去……

我跟在老王的後面，一会儿上山，一会儿下岭，也不知翻过了几道山岭。在走到又一个岭頂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，站在一块岩石上向远处了望。我走得很累，一下子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掏出手巾擦臉上的汗。老王回过头来笑着向我招手，叫我到他那里去。原来，我們已經走上了最后一个山頂，山脚下，就是一望无边的大平原了！放眼望去，碧波万頃，蜿蜒的滹沱河、大沙河泛着白光。老王指給我看，远处那一帶烟霧迷蒙的地方，就是平汉路；那一条孑然而立的黑影，就是有名的定州古塔。他告訴我，我們要去的方，就是在那个定州城边，而那里，远远近近，都錯落着敌人的炮楼。

他問我：“到过定州嗎？”

我說：“沒有。”

“也許我們还会去定州城呢！”他很神秘地笑了笑，还跟我挤了挤眼睛。

我可真有些吃惊了：难道真的要进城嗎？敌人不是在城里統治得很严嗎？难道不危險嗎？“噢！”我在心里想，“大概我們在那里有一个很强大的地下組織吧？”

我想了不少，却不好意思問。可是，在我們一起朝前走

的时候,我到底还是耐不住地問了他:“我們真的要进城嗎?”

他說:“不,这次不去。要是你对城里也有兴趣,我介紹你一个人,他会告訴你很多新鮮的事情。”

“是誰呢?”我想知道。

“誰?”他笑了笑說,“咱們县委的宝贝,我們的二杆子,鬪将,調皮蛋……都是他!”

我听了这一大串綽号,心里很納悶:老王在說到他的时候,这样亲切,这样幽默,这样驕傲,却又帶着一种明显的批評口吻。

老王看出了我的困惑,就向我介紹說:“他是魏川江同志,咱們县委的敌工部长,是一个老干将。在敌区,他最有經驗,比我們都有經驗,定县城周圍一带的工作,是他一手开辟起来的,那里的一切他都非常熟悉。”

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!可是,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呢?——我一路上琢磨着他……

我跟老王一口气走出了四五十里地,来到了一个名叫东关寨的村子。虽然我已經累得滿头是汗,周身酸痛,却还是咬着牙、挺着胸,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在坐下喝水的时候,老王不住地端詳我,打趣地說:“怎么样,累不累?躺下休息休息吧?”

我說：“还行。走路我已經学到一点門路了。”

他点点头，同区委曹書記会意地笑了笑。他向曹書記介紹我：“老曹，这是咱們县里的秀才，他是一肚子馬列主义，咱們要向他学习啊……可是，他对这个斗争环境，还不很了解，在你这里，你得給我来个双保險：分局交給我，我交給你。”

老曹对我挤了挤眼睛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跟老曹說：“曹同志，我是个新兵，你多指引我啊！”

老曹爽快地說：“沒关系，別的不敢說，我給你保險，准沒有錯。”

在我們說話的工夫，区委的同志們都赶来了。我第一次参加了在敌区艰苦斗争中的区委会。

人們都向我說“保險”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哪里能够保險啊！在大家的汇报中，我听到，仅仅是一周之內，就有三个支部遭到破坏，有两个支部書記被敌人捕去，押到定县城去了。我們的地下組織不断地被摧毀，特务活动愈益猖獗。有一个叛徒，外号叫大老李的，当了敌人的便衣特务，正在这一带活动，还揚言要与县委書記見一見面。

王書記听到这件事，不停地吸着紙烟。在繚繞的烟雾中，我看見他那双眯縫的眼睛里不时地閃爍着强烈的光。

“一定要拔掉这根毒疵!”他扔了烟头,猝然轉身告訴报导員說:“我要同他見見面。明天就見!”

听王書記說要跟大老李見面,屋子里的空气頓時緊張起来。怎么,王書記要与这个狠毒的特务見面?那就是說,一場最尖銳的斗争要开始了……

老曹好象很了解他的上級。显然,这个人在做出他这个大胆的决定之前,已經把一切都考虑过了。他对王書記說:“那么,还是在那个老地方罗?”

王書記点点头:事情决定了。

我坐在一边,心情十分緊張、兴奋。我看得出,在这个斗争里,我是一点也帮不上忙的;如果搞的不好,还可能成为他們的累贅。这是很叫人泄气的事。那时啊,我真后悔,为什么我来得这样晚呢?要是我早到这里,我会看到(不,應該說是参加)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啊……

王書記把干部們送出去以后,回来对老曹說:“給咱們的老史安置个住处吧。他今晚住在哪里呢?”

“把他交給領弟带去。”

“行!交給她,放心一些。”

他轉过身拍拍我的肩膀,嘱咐我說:“老史,我們要分手两天,你跟老曹去。你的任务是熟悉这里的情况。要注意

安全，要听话；这里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呀！”

我握着王书记的手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严守纪律。”

我跟着老曹在黑暗中通过了几个夹道，爬过了几张梯子，来到一个小院子里。老曹很熟练地拍了拍房门，里面应声走出一个妇女。看样子，里面正在开会。

老曹问：“领弟在吗？”

那个妇女点点头，随即转身进了屋子。不一会，一个姑娘轻轻地走了出来，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。她走到我们跟前问道：“曹书记，有事吗？”

我几乎惊讶起来：怎么，她就是领弟？一个姑娘？就把我交给她？……

老曹好象猜到了我的心理，他拉着我的胳膊说：“来，你们认识认识吧！这是分局派到我们县工作的老史同志，这是这里的支部书记，领弟同志。老史啊，你可不要小瞧她这个姑娘呀！我们把你交给她，你就进了保险柜啦！”

老曹在领弟耳边说了几句话以后，就跟我告别走了。

领弟很不客气地把我身上的一个小包拿过去，领着我走出了院子。

又是过夹道，爬梯子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拐到一个小院子里，进了一间小屋子。屋子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在纺线，

她看見我們進來，就停了紡車。領弟跟老太太耳語了一陣，然後轉向我說：“老史同志，你就住在這吧。這地方挺方便，也最保險，王書記過去也常在這住。”說完，她就匆匆忙忙地走出去了。

老媽媽安頓我在炕頭上睡下以後，又接着紡起綫來。在紡車單調的營營聲里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

夜里，我醒了几次，看見老人家一直坐在紡車旁邊。我問媽媽：“你老怎麼還不睡呀？”

媽媽說：“咳，到歲數的人覺少啊。你餓了吧？等着，我給你拿吃的來。”

媽媽下了地，揭開鍋蓋，原來里面熱了許多山芋和大麥餅，還有一小罐芫荽湯。我可真的有點餓了，就爬起來吃了几塊山芋，喝了半碗湯，感到无比的香甜。媽媽象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，把東西拿下去，又叫我睡下……

等我醒來時，天已經大亮了。老太太早已不在炕上，那架紡車還放在原來的地方。我明白了：媽媽為了守着我，一夜沒有合眼。我心里有說不出的感激，也有說不出的慚愧。我走出房門，看見媽媽在井沿上洗菜，就走過去。她見我來了，滿臉含笑地問我：“你醒了？睡的好嗎？”

我感到臉上熱辣辣地，說：“睡的好。媽媽，你怎麼一

夜……”

我沒有說下去。她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就說：“到岁数的人沒有那么多的覺；再說，你是新来的，不看着你，我也不放心哪！你好好在这住吧，吃了飯他們就来找你了，你要是悶得慌，我陪你嘮嗑不好嗎？”

我們一老一少，坐在炕上，东一句西一句地嘮着。我的心里很不宁靜。王書記昨晚上跟那个坏蛋見面了沒有呢？結果会是怎样的呢？……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，盼望有个人来告訴我这一切……

天傍正午，領弟来了。看她那样子，显得很高兴。她一进屋，就笑着对我說：“哟！老史，你是这个样子啊？昨晚上黑地里，我还没有看清你哪！”

我說：“我也沒看清你呀！”

她說：“好，咱們重新認識認識吧。”

她坐在炕沿上，两个大眼睛光閃閃地看着我，微笑地說：“我叫郑領弟，是这个村儿的人。”

我有些含羞地說：“我叫史玉海，是才下放到你們这里来工作的。我是学生，是来向你們学习的。”

“噢，你是学生？”她調皮地說，“我已經知道了，你是一个老师，是不是？你給我們許多干部讲过課，是不是？”

我說：“哪里，我是讀了一点书，學了一点理論，比不上你們啊。”

她說：“那很好啊，我要讀書還讀不成哩！”

我說：“那好啊，我來教給你呀！”

她高興地說：“那敢情好哩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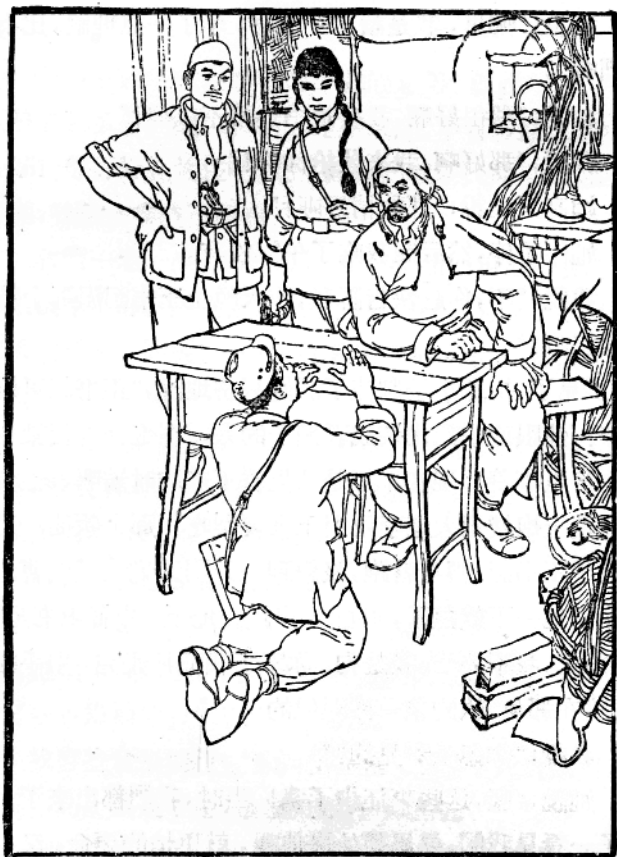
她停了停，然後問我吃了午飯沒有。

我說：“不，你趕快告訴我，昨天晚上王書記跟那個特務見面沒有？”

“見了，把那小子制住了。”她興奮地說，“王書記可真有辦法！他跟曹書記化裝成看園子的人，在炮樓外面梨樹地的小房里等着。現在不正是八里香下來的時候嗎，他告訴報導員上炮樓把大老李逗引下來要梨吃。那個叛徒一進屋看見了王書記，轉身就跑，沒想到一開門又碰上了老曹。他的臉刷地一下就白了，扑騰一聲跪在地下，冲着王書記說：‘王書記，我不要臉，我是狗，你宰了我吧！’說完，用手捂住臉，跪在那塊，軟的象一灘泥似的……”

我說：“你怎么看見的？”

她說：“嘿，這些事還少了我！當時，我們都出來了。這小子一看見我們，尋思要處決他哩，就更怕的要命，又是作揖，又是磕頭，真象條瘋狗一樣。王書記斜着眼睛看了他一



会，然后厉声地对他说：“你作恶多端，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，但是我们还给你一线之路。要知道，你的一切都掌握在老百姓手里……我警告你：这个地区你要负责，从今以后，你们特务队做的一切坏事，我都记在你的账上。要是你不再悔改，那你就当心脑袋！……”他听了王书记的话，觉得有了希望，就满口答应，还讲了许多重要的情报……”

领弟讲得真是绘声绘影！妈妈坐在炕上，满面笑容，那样怜爱地看着她。

听了领弟讲的这个故事，我好后悔哟！连她这样一个姑娘家都参加了，我怎么没有去呢？要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师傅审讯叛徒的那个痛快人心的场面，那该多好啊！……咳！一个多好的机会叫我错过了……

领弟似乎看出了我的这种惋惜的情绪。她跟我说：“老史，你想什么呢？这并不算是怎样希奇的事啊，以后，热闹的事还多着呢！你对这样的事情这么有兴趣，顶好是见见魏川江。那个机灵鬼呀，是一肚子聪明把戏！……哎，对了！他今几个也许会来，走，我领你找他去！”

说完，她就泼辣地拉着我的手往外走。我被她这个有点突然的举动弄得很窘，不过还是听话地跟着她走了。我回头看看大娘，她笑咪咪地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，晚上早一点回来。”

二 平原的鷹

我們沒有見到川江。那一天，他因為有事，沒有來。領弟看見我那種急于見他的樣子，就笑着跟我說：“老史，急啥呀？這幾天你准能看見他。”

可是，我怎麼能不急呢？

這些天來，不只是王書記和領弟向我提到川江，我在這里認識的人里面，哪一個沒有跟我講到過他呢？人們把他看做是英雄，是自己的驕傲，在我這個新來的人面前，都情不自禁地要把他夸耀一番。他們向我講了多少他的故事啊！每一個故事，都把我想象中的傳奇英雄塗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！每一個故事，都挑逗着我的好奇心！

在人們講的故事里，最使我感到興趣的，是他給敵人造成的那種印象。兩個偽軍賭誓，不對天，不對地，也不講神道鬼，他們的誓辭是：誰要有三心二意，出門遇見魏川江。

領弟沒有騙我：魏川江真的很快就來了！

這一天傍晚，領弟忽然從外面跑了進來，一進門，就沒頭沒腦地說：“他來了！”

我問：“誰？王書記嗎？”